



滇南口占三首

任继周

其一

童心未泯浩劫后，老来犹作云岭^①游。
胜境疮痍参差见，遍地珠玑从头收。

1990年11月5日至15日，应邀赴滇南做草业考察。在杨绍祥站长陪同下，觅踪草地资源，遍历滇南名山大川。出入云山之间，重重叠叠，郁郁葱葱，无边无际。南亚热带、热带的旺盛生机充塞天地间。惊叹天地造化，人间胜景莫过于此。我国此类生境草地资源富饶，其生产潜力可匹敌新西兰。但为“耕地农业”传统所桎梏，仍多见旱农作业。陡坡上旱田高悬，如溃疡斑斑，星布林莽间。这种胜境与疮痍互见的巨大反差，有如望族大宅，劫难之后，珠宝漫撒庭院，痛感资源的严重浪费。我辈需从头收拾，使命艰难而重大。

其二

黄炎子孙遍神州，切记辟疆莫拓土。
山本亭亭玉立质，何堪斧斤复耒锄。

黄炎华曾向以开疆拓土为建功立业之道。但疆域之内的土地资源，需慎重对待。途中多见陡峭山地，仍偏执“耕地农业”之耒锄，滥垦林草，导致农业结构失调，土地资源遭受破坏，赖以安身立命的生态系统倍受凌虐，居民将失去生存凭借。睹之令人心酸。

其三

胼手胝足诚可怜，草木有情心亦寒。
同在地球村中住，豆萁何事苦相煎？

常见高山峡谷间，农民胼手胝足，为开垦一席薄田，攀援于嶙峋山石间，辛苦万状，诚可同情。但伐木垦草，伤及生态系统健康。居民与其共存的多种生物共同栖息一地，本属同一生态系统，互为依托，生死与共，同为地球村中人，何苦坠入豆萁相煎之悲剧？

以上三首诗为1990年末访胜滇南所记随笔。至今又过去二十多年了。不知散落遍地的珠玑，即所开垦林、草地，收拾了没有？我们一同访滇南的故旧诸君想多已退休，应健康如初？我心系南疆国土之安康，多年来未曾少减。情况不明，系念更深了。最最担心的还是“耕地农业”之弊端与“草地农业”之优胜不被认知，原有弊端恐仍难彻底防除。据说因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，耕地农业劳动力不足，难以为继，开荒已少见，而弃耕地反见增多。这应该是草地农业的机遇，因为它花费劳动力较少，可经营土地面积较大，草地的生态和生产功能应大显身手。

① 云岭本意专指横断山脉中宽度最大、分布面积最广的一列山地。北段在四川省和西藏自治区境内，由西侧的芒康山，东侧的沙鲁里山逶迤南下，在迪庆藏族自治州北部进入云南省，其山地与高原合称云岭。此处泛指滇南山区。